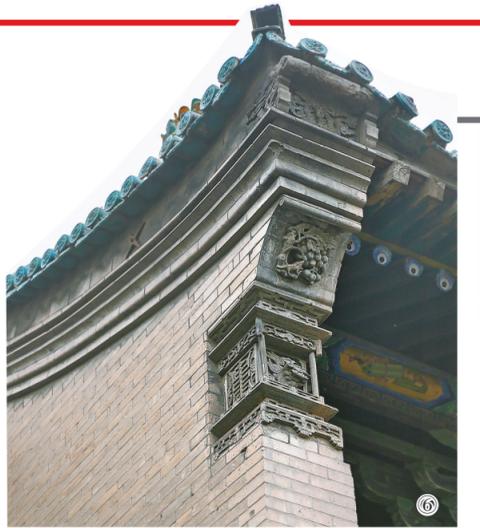




墀头的装饰



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《中国建筑图解词典》解释“墀(chí)头”较繁,用我自己的话概述就是:硬山式建筑的山墙伸出檐柱之外的部分,叫“墀头”。为何称其为“墀头”?尚未发现权威说法。有人说“墀”中有“犀”,即为犀牛,犀牛角凸于头部,更有力且漂亮。我想这可能是望文生义的解释。北方俗称其“腿子”或“马头”。

墀头通常筑于一栋房屋的两端端墙前,处于房屋正立面中比较显眼的部位,因此特别注重其装饰。墀头一般由上、中、下三部分组成:上部以檐收顶,有戗檐板,起挑檐作用;中部称“炉口”,是筑砌和装饰的主体,也是本文展示的重点;下部接地,叫“炉腿”,也叫“兀凳腿”或“花墩”,大多简单处理。

墀头向外伸出,而伸出方式总是一层层逐渐向外凸出,这在古建筑学上叫“叠涩”。叠涩是一种砌法,用砖、石(也有木材),通过一层层堆叠向外挑出或向内收进。向外挑出时要多承担上层的重量,叠涩恰利于承重。而形式多样的叠涩,本身就是富有美感的装饰。

墀头的主要作用是支撑屋檐,同时也增加美观。任何建筑,坚固是第一位的,装饰才是第二位的。

从材料工艺来分,墀头有砖雕类和灰塑类;从结构样式来分,墀头有阶梯式、凹龛式和拱式。在宁波,一般不把墀头作为最重要的建筑部位加以精细雕琢,多数平民家的墀头不事装饰,以灰塑类、简易阶梯式居多,砖雕类的见于少数大户人家,凹龛式、拱式的更是难觅。灰塑类墀头,以砖砌为骨,石灰塑型,造价低于砖雕类。而在北方,砖雕类墀头很普遍。读者可以通过配图认识墀头样式,欣赏它们的独特之美。



- ①摄于慈溪市横河镇孙家境村。墀头为灰塑阶梯式,叠涩18层,上有淡彩。似为新修复的。
- ②摄于奉化区的萧王庙。图上墀头有两座,均为阶梯式。正向一座是砖雕,叠涩超过20层,上雕人物、花草等;侧向一座是灰塑,灰塑上有淡彩。
- ③摄于余姚市临山镇后河沿东路一带的老宅中。墀头为砖雕阶梯式。叠涩层数少,但砖雕漂亮,几何感强,十分耐看。
- ④摄于河北张家口堡子里。墀头为砖雕阶梯式。砖雕十分精细,从上至下依次雕的是:人物(二仙)、龙凤、花叶、人物(渔樵)、吉祥宝物、卷草纹、花卉+铺首虎头。特别是铺首虎头在墀头中难得一见。
- ⑤摄于河南开封。左右相邻两户各有端墙,墙前又各筑墀头,于是形成了双墀头并列的景象,且两家的墀头砖雕技艺不相上下。
- ⑥摄于山西遥古城。墀头为砖雕凹龛式。凹龛内采用全透雕,有寿字;凹龛上部用高浮雕,图案是松鼠和葡萄。两物结合表达了多子多福、家族繁衍的祈愿。
- ⑦摄于江苏南京市郊高淳老街。墀头为灰塑,样式是阶梯式和拱式相结合的,再用墨色勾边描字,整个墀头显得秀美多姿。

冬日爆米胖

回味

虞燕文 崔海波/摄

儿时,觉得冬季是一年中最黯淡的时段,不知谁大手一挥,把所有明艳的色彩和虫鸣鸟啼都收走了。树上枯叶寥寥无几,小草蔫蔫奄奄,像要缩进泥土里去,西北风是狂暴的入侵者,“呼呼呼”地乱窜,震得房屋“刺刺”作响。若是再下雨,生活就如裹上了黑布,裹得严严实实,阴冷、灰败,见不到光亮,生趣无多。

好在终会盼来晴朗无风的冬日,舒适自不必说,那声久远的“爆米胖嘞”也会应时而来。不知为何,我总能听出这声吆喝里的喜庆之意。吆喝声一响,家家户户躁动起来,各自搜罗出大米、玉米、芦稷、黄豆,用簸箕、洋布袋或塑料盆装着,欢欢喜喜去排队爆米胖。

某一天,弟弟在路上被自行车撞了,疼得立马蹲地上,嘴里发出“嘶嘶”声。撞倒他的男人停下查看,问是否严重,要不要去附近保健站。正在这时,吆喝声响起,“爆米胖嘞——爆米胖嘞——”声音沧桑却有劲儿。弟弟一声不吭,弹簧般弹起,一瘸一拐地奔往家里,让母亲准备好食材,赶紧去爆米胖。母亲之后才发现,弟弟膝盖处肿成了馒头。

爆米胖师傅找了个背风向阳的

角落,从木制手推车上卸下爆米胖机、火炉、风箱等,不慌不忙拉动风箱,火苗蹿得欢腾,黑乎乎、胖墩墩的机器开始转动,师傅保暖雷锋帽的两帽耳一翘一翘,有点滑稽。我们想靠过去,又不敢靠近,只好紧紧捂住耳朵,生怕米胖提前出炉炸响。

机器转动一段时间后,师傅暂停拉风箱,在铁炉一头套上了麻袋。人们不由得往后缩,你挨着我,我挤向他,地上的影子调皮地叠在一起。“放——炮——”随着一声大喊,“嘭——”巨响震得地面抖了抖,听着却比鞭炮声更让人愉悦。同时,一团白烟升腾而起,麻袋鼓得圆滚滚的,香气挟带着热气弥漫开来。

小孩子第一时间飞奔上前,青蛙似的来回蹦跶,哄抢“跳”到了外面的米胖。白白香香的米胖被一颗颗塞进嘴里,塞进兜里。每次“嘭”声过后,这样的好事就能轮到一回。如此几番下来,即便自家不爆米胖,小孩子也能吃个过瘾。

我家爱用白色洋布袋装米胖,用细麻绳扎紧口子,乐颠颠背回家。米胖香一路萦绕,阳光是温暖的大手,抚得人暖洋洋的。身后不时传来“嘭、嘭”声,夹杂着激昂的欢呼声,在空气中撞击着,回旋着。

这样的日子宛若镀上了金,于时光深处闪耀着永恒的光芒。



米胖新鲜出炉。

“零拷”及其他

慢时光

蔡体霓 文/摄

看到家里仍放着米缸、酱油甕、盐钵、糖瓶,就会想起过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词叫“零拷”。小时候,大人会差我们小孩去街角的酱油店拷老酒、拷酱油,那时盛放老酒、酱油的玻璃瓶是用了又用的。于是手中紧握瓶颈,来到酱油店,将瓶子轻放到木柜上。

那酱油店,我家长辈多称“造坊”。有的时候,也会买上几斤粗盐储存在一只墨绿色的圆形钵斗里。酱油店里备有纸袋,如果买的干货不多,店员会爽利地用纸包上一只“三角包”。早上吃泡饭的时候,大人偶尔会拿出一只小碗,叫我去酱油店买两块豆腐乳,或买一点什锦酱菜。那店里相熟的年轻女店员,我叫她一声阿姨,请她从什锦酱菜里多拣几根“螺丝菜”。她笑笑,亦会多挑几根给我。“螺丝菜”形似螺丝,腌制后是黑色的。这都是60年前的往事了。

从前留下的痕迹落入时光中,化作记忆,时隐时现。想到了,写下来,觉得有久别重逢之感。许多年前,我爱坐航船到宁波城里,这航船是从莫枝堰出发的,后面拖了几只船。春天里,早上七点多,在潘火桥的航船埠头已有多人候船了。“突、突、突”,先闻其声,航船的机鸣声响彻塘河两岸。待船靠了埠头,船员会在航船旁将乘客一个个扶上船去。这时就看到有人提着酱油甕,深色的酱油甕上有穿绳的眼。我喜欢坐在船篷外,眺望春天的景色。而船篷内的乘客,彼此活着家常或田头农事。乡情朴实温厚。午后回程,又遇晨间坐航船的乘客,那个提着酱油甕的,小心翼翼,说刚刚从楼茂记买来酱油。船里洋溢着酱香味。也有乘客从楼茂记买来咸大头菜,大头菜上还带着绿色的叶子,鲜香阵阵扑鼻。

过去,“零拷”的东西还有很多,如“百雀羚”面油、“雅霜”雪花膏等。就说江东的“上游”百货店,店里有大玻璃瓶盛放的面油和雪花膏。我曾经拿过“百雀羚”的扁圆空罐和“雅霜”的空瓶,去

百货店里零拷过多次。“上游”即是宁波第六百货商店,位于老江桥百丈街近旁。“上游”是该百货店的曾用名,当时成了我们对它的爱称。

乘航船去新河头,过了白鹤桥,朝前左转,河道中有一桥,桥的石栏上镌刻着“古大石碾桥”。常见桥中间站着一位穿制服的长者,手挥小方形的红旗与绿旗,指挥桥下来往船只。这座桥名,叫得顺口了,亦将“古大”连读,很有趣的。过了这桥,就见“两眼桥”了,桥头旁有一家杂货店,店内有一种淡淡的苔菜糕饼的气味,放糖果蜜饯的玻璃瓶,斜插在铁货架上。如步行经过这家店,我总要进去转转。

过了两眼桥,迎面是一家大饼店,铜勺子里盛满滚烫的豆浆,店里还有油条、糖糕和淡包。晨间到此,我喜欢买淡包裹油条,淡包绵软,油条香脆。新河头岸边,有烟纸店、修车铺、煤球店、民居等,那些小巷的名字很好听,叫荷花庄、划船弄之类的。沿河道转弯,角上有家饭店,饭店前面有一处“划船埠头”,埠头旁站着几位戴乌毡帽的“脚划船老大”。三轮车的喇叭声在耳旁此起彼伏,糕团店的伙计刚将蒸笼端起,一团团热气散发在街上。我会想起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我家现在用的米缸,是从母亲的老宅里搬来的。缸上从右至左写有“上海裕兴彩蛋行”字样,缸体上绘有《菊蟹图》。它用作米缸已有几十年了,久留于心的是,妈妈晚年量米时慢慢弯下去的情景。



我家用的米缸。

我的英文手抄本

道考古

蔡能平 文/摄

在我家,有两本英文手抄本,我藏了二十余年。对这两本手抄本,我待之如友,舍不得丢弃。甚至在妻三番五次劝我要断舍离一些旧物时,都不为所动,坚定地将这两本手抄本作为必藏旧物保存了下来。

这两本英文手抄本,很普通。一本是会议记录本,A4纸大小,属于单位废弃的自制本,内页纸张薄而脆。不知何年,这本英文手抄本,已被我作了“技术”处理,除钻孔穿线防散架外,牛皮纸封面还被贴上了透明胶防破碎。自题的《商务英语翻译——Commercial English Translation》两行中英文书名,就这样如琥珀般被封存其中,一点未见褪色。另一本是A5纸规格笔记本,更新更完好一点,内页纸质白而绵厚,只不过封面未写书名。

手抄本并不起眼,但内中自有乾坤。一页一页,一行一行,字迹虽谈不上美观大方,但《商务英语翻译》整书十四章,被我一字不漏地抄了下来。另一本相较前者,中英文字体更见圆润与整洁,足见抄写态度的虔诚与抄写质量的提高。

“余幼时即嗜学。家贫,无从致书以观,每假借于藏书之家,手自笔录,计日以还。”这是宋濂老先生《送东阳马生序》

的开篇。其实,这段古文是在两本英文手抄本完成若干年后才无意中读到的。自此,我明白了手抄本的意义与价值所在。它们,已不仅仅是我自学英语的抄写本,而是我那青春岁月、奋斗历程的实物见证,也是今后“示儿”教育的佳品。

抄书那年,我24岁。虽已不是宋老先生嗜学的年龄段,但求职不易、经商也不易,迫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学习与知识的重要,迫使我重拾抄本,加入了“自考”大军。即使在做小商人的那四年间,放算盘的桌上,也同时放着英语专业的必考书目,我一直在自学英语专业这条道上艰难地行着。

那时,我还是一个单身青年,家贫,城区无房,只好暂住二姐家。有一天,我在县图书馆借书时,无意中看到一本《商务英语翻译》,单证、商业符号与缩略词、合同与协议,这些内容都是我以前不曾接触的,想着以后也许可以借此从事外贸工作,我就马上借回家。

那时没有网络,我在翻阅完此书,并在新华书店查找未果后,突发奇想——把整本书抄下来。那样,图书馆的书,不就变成自己想看看的工具书了吗?那时,二姐家的住房也不宽裕,三口之家,加上我这个“临时户”,四人就住在七八十平方米的套房里。好在二姐家读书学习的氛围很浓,我就把客厅的餐桌当成了书桌。

记得那时已是深秋季节,外甥



藏了多年的英文手抄本。

女忙着做作业,二姐与二姐夫也忙着看书,我忙着抄写,全家静悄悄。现在想想,那些抄写的晚上,过得很快,一两个小时,仿佛一会儿就过去了。抄写本,我也用得很有章法,正反面都被我抄得满满当当,没有什么空白页。特别是专业词汇章节,一页纸分成两栏,密而不乱,看着也不累。有时,我抄抄停停,前前后后翻看着,觉得蛮有意思。英译汉,有直译和意译之分,讲究信达雅。多义词一下冒出来很多,如果没有英译汉配合着排列,即使整句或整段抄写下来,也会摸不着头脑。有时,抄完一段,一时理解不了,只得日后去背诵、去体会。也许是整晚抄写有些累,有时我就用钢笔与圆珠笔轮流着

抄。现在回头看看,感觉有点花,假如当时用一个色调写到底,可能视觉效果更佳。

具体用了多少天,我已不记得了,为了完成整书抄写,我往返图书馆续借了两三次,一次一个月的期限。两本抄写本,前后花了两三个月时间。“天大寒,砚冰坚,手指不可屈伸,弗之怠。”不过,像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中描写的此类情景,那是没有的。

现在想想,抄写的过程,既是学习的过程,也是练习书法的过程,更是明志的过程。后来,我如蜗牛爬行般,考完英语大专及英语语言文学本科所有英语科目。再后来,我换了工作。我想,这几个月的抄写经历也许不无裨益。